

历史的重演

有人说，历史是不会重演的，也有人说，历史会重演的，只看历史条件是否相同吧了。也许正是历史的经济落后条件相同，苏联和中国才最先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，而革命胜利之后，又发生同样的官僚主义坠落，同样的个人崇拜。

我们且看下列的记载：‘韶山是全世界人民向往的圣地，在那里诞生了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……’（人民日报六月二十日）

‘斯大林生于乔其亚，他的诞生地点约在底弗里斯七十公里以外，地名叫做高里，那个地方几乎已成为了国家的圣地（史坦倍克着‘苏联行’（一八九页）

‘……当主人赠送韶山画册和韶山纪念章时，他立正挺胸，表示要把韶山纪念章挂在一切纪念章上面。……’（人民日报同上）

‘管理那纪念馆的，是一非常可爱的女郎，她向我们这一群人称赞了一番以后，就到花园里去采玫瑰，给每人一朵花。这种玫瑰被人小心地珍藏起来，当作圣地的一种纪念……’

（‘苏联行’一〇九页）

‘……不仅困难时应该按毛泽东思想办事，在日常行动中每一件都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南，我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，永远按毛泽东思想办事。’（人民日报同上）

‘斯大林的话在他们听来永远是对的，即使这些话似乎违反自然规律也是对的……’

‘斯大林的话是没有人怀疑的，不论他谈什么，都不会有反对论调。斯大林决不会错的，他一生从未错过一次。说这种话的人并不以为这是一个辩论的题目，他说那种话，就像一件完全真实而且无庸争论的事实一样。’（‘苏联行’一九一页）

‘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，我们根据了他的著作而进行学习和工作的，伟大的斯大林万岁！’（一九四八年兰考维奇对南共第五次全国大会的报告）

‘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，在国际上享有最高威望，全世界人民都依靠着他。毛泽东已经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正确导师，我们应该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方向去进行革命。’（人民日报同上）

‘我们如果遵照我们伟大的导师马、列、斯的科学，那我们就能熟练地解决组织问题。如果我们遵照并善用那最革命与最英勇的苏联共党的经验，那我们就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。’（一九四〇年南共第五次全国会议上铁托的演说）。

‘……纪念馆里有列宁各种姿势的雕刻像，在他后半生的照片中，我们看到了斯大林。但整座纪念馆里，没有一张托洛次基的像。至少以俄国人的历史而论，托洛次基已停止存在了，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人。这种处理历史的办法我们实在不懂。这样的历史不是实在的历史而成了我们所愿望的历史。因为托洛次基对俄国革命无疑地曾发生过很大的历史影响。他的被逐无疑地也有很大的历史重要性。但在年青的俄国人，他是从不存在的。在那些进列宁纪念馆去看革命史的儿童，托洛次基是没有的，好的坏的都没有。（‘苏联行’四十六页）

我们不知北京的革命陈列馆里面，是否还有高岗和彭德怀的纪念物？他们对于革命应该是很有关系的。也许

再过若干年，到处只见毛泽东和林彪讨论问题的雕塑像、油画像、连环画，像过去到处看见的列宁和斯大林谈话的雕塑像、油画像一样。

最后，我们还要作这个类比：

苏联给异己分子所加的罪名一例是：‘法西斯主义者，反革命，托洛次基匪徒。’

中共给异己分子所加的罪名一例是：‘反党，反社会主义，反毛泽东思想——反革命黑帮。’假如这就是苏共历史在中共的重演，则不久的将来，赫鲁晓夫主义一样会在中国出现的。

（一九六六、七、七）